

處求后不得遂自移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之以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奇之為加慰勉以歸彥卿后感太祖不殺拜太祖為父其母以后夫家滅亡而獨脫死兵刃之間以為天幸欲使削髮為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安毀形髮為太祖於后有恩而世宗性特英銳聞后如此益奇之及劉夫人卒遂納以為繼室世宗即位冊為皇后世宗辨急多暴怒而後嘗追悔每怒左右后必從容伺顏色漸為解說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重之世宗征淮后以帝不且親行切諫止之世宗不聽師久無功遭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後喪禮於是百官朝臨于西宮三日而釋服帝亦七日而釋

以新鄭陵曰懿陵後之皇后符氏后妹也國初遷西宮

周太后

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讓次曰熙謹次曰熙誨皆不知其母為誰氏宜哥與其二皆為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群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為國日淺因信未及於人而須功德大成慶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未先封太祖諸子文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思天闕之端愈動悲傷之抱故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誠等載惟往事有足傷懷宜增一字之封仍贈三台之秩詔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誠太保韓王而

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  
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衛  
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為恭皇  
帝其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誨皆前未封  
爵遂拜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左領軍衛大將  
軍封蘄王皇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  
所終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  
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銖誅  
其家族於京師酷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  
屈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銖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  
子之被殺者其言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漢之辭  
矣

蓋知其曲在已也故略存其辭以見周之有媿於其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梁臣傳九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凌盛高敏傳決付校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  
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  
二代者各以其國較少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  
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之所羞  
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  
學工書擢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翔同里人王夔  
為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久之夔無所薦引翔憂憂  
為人作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  
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梁臣傳九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凌盛高敏傳決付校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  
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  
二代者各以其國較少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  
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之所羞  
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  
學工書擢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翔同里人王夔  
為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久之夔無所薦引翔憂憂  
為人作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  
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

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爭戰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為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為給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於郊翔時為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參振升延喜樓勞之拜翔太府卿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乃佯為鞋結解以顧太祖太祖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流汗洽背由此稀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崇勳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內殿將有所託太祖益懇辭以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敬翔來太祖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謂新

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為可信任深之篡弒翔之謀為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為崇政院以翔為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為人深沈有大畧從太祖用兵二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為之改易太祖破徐州得侍浦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曰貞劉氏猶侍太祖出入卧內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謂翔曰爾以我身失身於賊乎尚讓昔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涉門地猶為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

故謝而止。劉氏車服驕侈，別置典讀，交結藩鎮，權實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効之。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願其圖已，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為中書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已，多稱疾未嘗省事。未帝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距。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彊，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幸臣聞晉攻楊劉李亞子負薪渡水為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賀懷為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備矣，愛國因深，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為怨言，遂不用其

後主彥章敗于中都，未帝則召段凝於河上，是時梁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顧玟不來，未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為對。」測其教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為相，實朱氏老奴。兩事陛下，如即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迫，欲為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翔與李振俱為太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條，將朝新君，邀翔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宗政李公入朝矣。」翔嘆曰：「李振謬為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白經而卒。

朱珍，徐州豐人也。少與龐師古等俱從梁太祖為盜，珍

將善治軍選士太祖初鎮宣武珍爲太祖創六軍制選將  
練兵甚有法太祖得諸將所募兵及佗降兵皆以屬珍珍  
選將五十餘人皆可用梁敗黃巢破秦宗權東并兗鄆未  
嘗不在戰中而嘗勇出諸將太祖與晉王東逐黃巢還過  
汴館之上源驛太祖使珍夜以兵攻之晉王亡去珍悉殺  
其麾下兵義成軍亂逐安師儒師儒奔梁太祖遣珍以兵  
趨滑州道遇大雪珍趣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乘其城義  
成軍以爲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爲備遂下之秦宗權遣盧  
瑋張晔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數爲宗權所困太祖乃拜  
珍淄州刺史募兵於淄青珍偏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  
犯令者請先斬而後曰珍曰偏將乃欲專殺耶立斬仁遇  
以向軍軍中皆感悅珍得所募兵萬餘以歸太祖大喜曰

賊在吾郊若踐吾麥奈何今珍至吾事濟矣且賊方息兵  
養勇度吾兵少而未知珍來謂吾不過堅守而已宜出其  
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晔等宗權由此敗亡而梁軍威  
大振以得珍兵故也珍從太祖攻朱宣取曹州執其刺史  
丘弘禮又取濮州刺史朱裕奔于鄆州太祖乃還汴留攻  
鄆州珍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爲降  
書陰使人召珍約開門爲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  
門朱裕登陴開門內珍軍珍軍已入雍瓦城而垂門發鄆人  
從城上礮石以投之珍軍皆死雍瓦城中珍僅以身免太祖  
不之責也魏博軍亂囚樂彥貞太祖遣珍救魏珍破黎陽  
臨河李固分遣聶金范居實等略澶州殺魏豹子軍二千  
於臨黃珍威振河朔魏人殺彥貞珍乃還梁攻徐州

先攻下豐縣又敗時溥於吳康與李唐賓等屯蕭縣唐賓  
者陝州陝人也初為尚讓偏將與太祖戰尉氏門為太祖  
所敗唐賓乃降梁梁兵攻掠四方唐賓常與珍俱與珍威  
名略等而驍勇過人珍戰每小却唐賓佐之乃大勝珍嘗  
私迎其家置酒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唐賓伺察之珍與  
唐賓不協唐賓不能忍夜走還宣武珍單騎追之交訴太  
祖前太祖兩惜其材為和解之珍屯蕭縣聞太祖將至戒  
軍中治館廐以待唐賓部將嚴郊治廐失期軍吏督之郊  
訴于唐賓唐賓以讓珍珍怒拔劍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  
即斬之遣使者告梁唐賓反使者晨至梁敏翔恐太祖暴怒  
不可測乃匿使者于夜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湏明且冀  
得少緩其事而圖之既夕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大驚

已夜矣不能有所發翔因從突為太祖書明日俸收唐賓  
妻子下獄因如珍軍去蕭一舍珍迎謁太祖命武士執之  
諸將霍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太祖大怒命牀擲之曰  
方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邪存等退珍遂絕死

龐師古曹州南華人也初名從梁太祖起兵初得馬五  
百匹為騎兵乃以師古將之從破黃巢梁太祖嘗有功太  
祖攻時溥未下留兵屬師古守之師古取兵進屯召  
梁溥以兵二萬出戰師古敗之斬首二千餘級遂揚行  
密取揚州淮南大亂太祖遣師古渡淮攻儒為儒所敗是  
時朱珍李唐賓已死師古與霍存分將其兵擢士友裕攻  
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溥友裕敗溥於石佛山瑾殺餘兵去  
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奪其兵以屬師古師古攻破徐



州斬溥太祖表師古徐州留後梁兵攻鄆州臨濟水師古  
徹木為橋夜以中軍先濟米宣走中都見殺太祖已下兗  
鄆乃遣師古舉為從周攻楊行密于淮南師古出清口從  
周出安豐師古自其微時事太祖為人謹甚不嘗離左右  
及為將出兵必受方略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  
營善因地勢卑或請就高為柵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淮  
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人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為  
搖動士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彊於天下而吳人號為輕  
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其後及太祖自將出光山  
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梁  
穰爭矣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一潰遭至弱而如此

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  
者顧豈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邪故曰兵者必  
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甄城人也少從黃巢巢敗降梁從太  
祖攻蔡州太祖豫去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鬪傷面身  
被數瘡偏將張延壽從周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  
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為大將秦宗權掠地頽亭及梁  
兵戰于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消一人從朱珍收兵淄青遇  
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為多張全義襲李守之於河  
陽罕之奔晉召晉兵以攻全義全義乞兵於梁太祖遣從  
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於沅河潞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  
脩以降梁太祖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

河陽太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太祖於內  
黃殷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  
太祖攻朱瑾于兖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  
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  
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魏人求  
救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築壘于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  
從周代言從周至軍益閉壘不出而鑿三閭門以待晉兵  
攻之從周以精兵自閭門出擊敗晉兵晉王怒自將擊從  
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遂從攻  
鄆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兖州走朱瑾太祖表從周兖州  
留後以充鄆兵攻淮南安豐會龐師古于清口從周行  
至濠州聞師古死遽還至溍河將渡而淮兵追之從周

大敗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太祖遣從周略地上東下  
洛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  
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太祖乃表從周兼  
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已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從周  
會太祖救魏仁于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五百騎出  
戰曰大敵在前何可返顧使閉門而後戰破其八柵燕兵  
走追至于臨清擁之御河溺死者甚衆太祖以從周為宣  
義行軍司馬太祖遣從周攻劉守文于滄州以將暉監其  
軍守文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以燕兵救之暉語諸將曰  
五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來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  
倉庫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為然從周怒曰兵在上  
將豈監軍所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在吾心

暉豈足以知之乃勒兵逆仁恭于乾德戰于老鷓堤仁恭  
大敗斬首三餘萬級獲其將馬慎交等百餘人馬二千匹  
是時守文亦求救於晉晉為攻鄆洛以牽之從周遽還敗  
晉兵于青山遂從太祖攻鎮州下臨城王谿乞盟太祖表  
從周秦寧軍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  
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龍全州從周家屬為鄩  
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  
卒招降鄩太祖即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致仕拜右  
衛上將軍居于偃師末帝即位拜昭義軍節度使封陳留  
郡王食其俸于家卒贈太尉

霍存洛州曲周人也少從黃巢巢敗存乃降梁存為將驍  
勇善騎射秦宗權攻存以三千人夜破張旺柵又以騎

兵破秦贛殺三千人敗旺於赤岡從朱珍掠淄川龐師古  
攻時溥皆有功朱珍與李唐賓俱死乃以龐師古代珍存  
代唐賓以攻溥溥敗碭山存獲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  
攻宿州首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城下遂下之從攻  
滑州與晉人遇戰馬牢川存入則當其前出則為其殿晉  
人却遂東攻魏取其門殺三千人梁得曹州太祖以存為  
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  
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壁勿戰以此可俱弊太祖曰瑾  
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存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  
溥俱出迷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存中流矢  
卒太祖已即位閱騎兵於繁臺顧諸將曰使霍存在吾勞  
吾親閱邪諸君寧復思乎他日語如此

張存敬，譙郡人也。為人剛直，有膽勇。少事梁太祖，為將。善因危窘，出奇計。李罕之與晉人攻張全義於河陽，太祖遣存敬與丁會等救之。罕之解圍去，太祖必存敬為諸軍都實候。太祖攻徐宏，以存敬為行營都指揮使，從高從周攻滄州，敗劉仁恭於老鸛，還攻王鎔於鎮州，入其城中，取其馬牛萬計。遷宋州刺史，復從諸將攻幽州，存敬取其瀛。漢祁景四川梁攻定州，與王處直戰，懷德驛大敗之。枕尸十餘里，梁已下鎮定，乃遣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存敬出舍山下，晉絳二州珂降于梁。太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復從宋州刺史，未至卒于河中。贈太傅，存敬子仁賴、仁愿、仁有孝行，存敬卒，事其兄仁賴，出必告，及必面如事父之禮。原職法令事梁，唐显帝常為大理卿，卒贈秘書監。

符道昭，蔡州人也。為秦宗權騎將，宗權敗，道昭流洛，無所依。後依鳳翔李茂貞，茂貞愛之，養為子，名繼遠。梁攻茂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太祖表道昭秦州節度使，以亂不果。行太祖為少師，初開府，李周昇以郿州降，以為左司馬，擇右司馬難，其及得道昭，乃授之。羅紹威將誅其牙兵，惡魏兵疆未敢發，梁為助，太祖乃悉發魏兵使發，魏而遣馬嗣勳、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遷、攝麻、史仁、馬據、高唐以叛，道昭等從太祖，悉破之。道昭為將勇於犯難，而少成筭，每戰先發多敗，而周巽、李等繼之，乃勝。開平元年，與康懷英等攻潞州，築夾城為蚰蜒，塹以圍之。逾年不克，下晉兵攻破夾城，道昭戰死。

劉捍開封人也為人明敏有威儀善騎射其太祖初遷武  
以為客將使從朱珍募兵淄青太祖北攻鎮州與平銘和  
遣捍見銘銘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論銘  
以太祖意銘乃聽命梁兵攻定州降王虔直捍復以一騎  
入慰城中太祖圍鳳翔遣捍入見李茂貞計事唐昭宗召  
見問梁軍中事稱曰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平家毅  
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  
梁兵太祖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于淮北以度歸  
師拜宋州刺史太祖即遷左天武指揮使元從親軍都  
虞候左龍虎統軍出為三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人  
誘捍將吏執捍而去知俊後被之送于李茂貞見殺太祖  
之贈捍大傅

彥彥卿字俊臣封人也世事宣武以為牙將太祖初就  
鎮以為通引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洛州刺史羅紹  
威將誅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計事彥卿陰為紹威討書  
乃采誅牙軍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  
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見太祖嘗曰敬翔劉捍寇  
彥卿皆大為我生之其愛多如此賜以所乘愛馬一丈烏  
太祖圍鳳翔彥卿為都排陣使彥卿乘烏馳突陣京太  
祖目之曰真神將也初太祖與崔胤謀欲遷都洛陽昭  
宗不許其後昭宗幸于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既出明  
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迫請遷都彥卿因乘輿  
徙長安居久以東人皆折屐為棧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  
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溫得我至此昭宗亦願隨陵廟傍

復不忍去謂其左右為俚語云紇于山頭凍死雀何不飛  
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  
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彥卿曰汝  
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追昭宗  
上道太祖即位拜彥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為左金吾  
衛大將軍充金吾衛使彥卿晨朝至天津橋民梁現不  
避道前驅捧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彥卿見太祖自首太祖  
惜之詔彥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  
卿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責授彥卿左衛中郎將復拜相  
用防營使遷河陽節度使太祖遇弒彥卿出太祖畫像事  
之如生嘗對各語先朝必涕泗交下末帝即位徙鎮威勝  
彥卿明敏善事人而詎寵作威好誅殺多猜忌卒于鎮

五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二

梁臣傳十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唐懷英常州人也事朱瑾為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略食豐沛間留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太祖得懷英大喜後從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為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其武功也以名馬賜之是時李周彝以郿坊兵救岐屯于二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翟州而還岐兵屯奉天懷英柵其東北夜半岐兵攻之懷英以為夜中不欲驚它軍獨以一千人出戰遲明岐兵解去身被十餘瘡李茂貞與梁和昭宗還京師賜懷英迎鑿毅勇功臣楊行密攻宿州太祖遣懷英擊走之表宿州刺史遷保義軍節度使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二

梁臣傳十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唐懷英常州人也事朱瑾為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略食豐沛間留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太祖得懷英大喜後從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為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其武功也以名馬賜之是時李周彝以郿坊兵救岐屯于二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翟州而還岐兵屯奉天懷英柵其東北夜半岐兵攻之懷英以為夜中不欲驚它軍獨以一千人出戰遲明岐兵解去身被十餘瘡李茂貞與梁和昭宗遣京師賜懷英迎鑿毅勇功臣楊行密攻宿州太祖遣懷英擊走之表宿州刺史遷保義軍節度使



丁會以潞州叛梁降晉太祖命懷英為招討使將行太祖  
戒之語甚切懷英惶恐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圍之  
晉遣周德威屯于亂柳數攻夾城懷英不敢出戰太祖乃  
以李思安代懷英將降懷英為都虞候久之思安亦無功  
太祖大怒罷思安以同州劉知俊為招討使知俊未至軍  
卒莊宗召周德威還太原太祖聞晉有喪德威去亦歸洛  
陽而諸將亦少弛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  
所憚者先王也今聞吾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  
必怠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霸也乃與  
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黃碾會天大昏霧伏兵三垂岡直  
趨夾城攻破之懷英大敗亡大將三百人懷英以百騎遁

吾獨違之而致敗非爾過也釋之以為右衛上將軍劉知  
俊叛奔于岐以懷英為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知  
俊以岐兵圍靈武太祖遣懷英攻邠寧以牽之懷英取寧  
慶德三州還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英大敗徙鎮感化其  
後朱友謙叛附于晉以懷英討之與晉人戰白徑鎮懷英  
又大敗徙鎮永平卒于鎮

劉鄩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師範立  
棗州刺史張蟾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洪亦叛師範  
偽為好辭召洪洪至迎於郊外命鄩斬之坐上因使鄩攻  
張蟾破之師範表鄩登州刺史以為行軍司馬梁太祖西  
攻鳳翔師範乘梁虛陰遣人分襲梁諸州縣它遣者謀多

漏洩事不成獨鄴素好兵書有機略是時梁已破朱瑾等  
悉有之鄴以葛從周為兖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鄴乃  
使人負油壺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羅城  
下水竇可入鄴乃以步兵五百從水竇襲破之從從周  
家屬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鳳  
翔引兵東還遣宋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鄴鄴以版輿置從  
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  
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為之緩攻鄴乃悉簡婦人及民  
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  
守以待外援久之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溫踰城  
而奔守陴者多逸鄴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  
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

得志者皆族城中皆感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  
彥溫非實降者乃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兵已  
從周以禍福諭鄴鄴報曰俟吾主降即以城還梁師範敗  
降梁鄴乃亦降從周為具齋裝送鄴歸梁鄴曰降將蒙梁  
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垂驢歸梁太祖賜  
之冠帶飲之以酒鄴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兖州量何大乎  
以為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鎮四鎮將吏皆功臣  
舊人鄴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鄴皆用軍禮鄴居  
自如太祖益奇之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  
陷長安太祖遣鄴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  
長安為永平軍拜鄴節度使宋帝即位領鎮南軍節度使  
為開封尹揚師厚卒分相魏為兩鎮宋帝恐魏兵亂遣鄴

以兵屯于魏縣魏兵果亂初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鄴以謂晉兵乘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為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鄴至樂平遇雨不克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鄴乃屯于莘縣築甬道及河以饋軍久之末帝以書責鄴曰關外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沒今倉儲已竭飛輓不克將軍與國同心宜思良畫鄴報曰晉兵其銳未可擊宜待之末帝復遣問鄴必勝之策鄴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大怒謂鄴曰將軍蓄米將瘠饑平將破敵乎乃遣使者監督其軍鄴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

為如何諸將皆欲戰鄴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鄴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是時莊宗在魏數以勁兵壓鄴營鄴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促鄴使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劉鄴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籠我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陽為西歸而潛兵具州鄴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鄴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為兩方陣夾之鄴為圓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鄴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為義成軍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晉降鄴亳州團練使兗州張萬進及拜鄴兗州安撫制置

使萬進敗死拜鄆泰寧軍節度使宋友謙叛陷同州未  
帝以鄆為河東道招討使行次陝州鄆為書以招友謙友  
謙不報留月餘待之尹皓段彥等素惡鄆乃譖之以為鄆  
與友謙親家故其逗留以養賊已而鄆兵數敗乃罷鄆歸  
洛陽酖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子遂凝遂雍事唐昆為  
刺史鄆妾王氏有美色鄆卒後入明宗宮中是為王淑妃  
明宗晚年淑妃用事鄆二子皆被恩寵路王從珂及於鳳  
翔時遂雍為西京副留守留守王思同率諸鎮兵討鳳翔  
戰敗東歸遂雍閉門不內悉封府庫以待路王路王前軍  
至者悉以金帛給之路王見遂雍握手流涕由是事無小  
大皆與圖議廢帝立拜遂雍滑州刺史以鄆兄琪之子  
遂清代遂雍為西京副留守遂清歷真稜等五州刺史嘗

有善政遷鳳州防禦使官徽北院使判三司首開軍中為  
防禦使以卒遂清性至孝居父喪哀毀鄉里稱之嘗  
迎其母母及郊遂清為母執轡行數十里州  
人咸以為祭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也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  
爽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洶洶當得英雄事之乃率其徒  
千餘人歸梁太祖存節為木彊忠謹太祖愛之賜之名  
字以為小校張晷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  
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  
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兵為前鋒是時  
歲饑兵行乏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穀甚以食軍擊走罕  
之大祖攻魏存節下魏魏陽臨河殺魏萬二千人與太祖

會內黃遷滑州牢城渴後指揮使梁兵攻鄆存節使都將  
王言臧躬鄆西北隅濠中期以日午渡兵踰濠急攻之會  
營中火起鄆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存節  
獨破鄆西甕城門奪其濠橋梁兵得俱進遂破朱宣從葛  
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泲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拜宅  
宿二州刺史朱瑾走吳召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必  
不先攻宿然宿溝壘甚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趨徐州  
比傳徐城下瑾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梁兵已來何其速  
也不能攻而去已而大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米與存節  
意公由是諸將益服其能遷潞州都指揮使太祖攻鳳翔  
使召存節存節為將法令嚴整善得士心路人送者皆  
號為軍拜邢州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太祖即位拜

平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為行營排陣使晉  
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存  
節顧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  
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  
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  
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  
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于隧中敵不得  
入晉人解去遷左龍虎統軍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遷  
鄆州留後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  
使友珪立朱友謙叛附于晉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  
州水賊而無井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謙與岐  
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

其可食女謙卒不能下末帝立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  
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存節攻破之以功加太尉梁兵相  
距於河上存節病瘡而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  
督士未嘗言病病革召歸京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  
吾子也不及其他贈太師

張歸霸清河人也末帝娶其女是為德妃歸霸少與其弟  
歸厚歸弁俱從黃巢巢敗東走歸霸兄弟乃降梁秦宗權  
攻汴歸霸戰數有功張旌軍亦固以騎兵挑戰矢中歸霸  
歸霸拔之反以斂賊一發而斃奪其馬而歸太祖從高丘  
望見其壯之賞以金帛并以其馬賜之使以弓手五百人  
伏湟中太祖以騎數百為遊兵過旌柵旌出兵追太祖歸  
霸發伏殺旌兵千人奪馬數十匹太祖攻蔡州蔡將蕭

擊太祖營歸霸不暇諷與徐懷玉分出東南壁而合擊  
敗之太祖得拔營去太祖攻兗鄆取曹州使歸霸以兵數  
千守之與朱瑾逆戰金鄉大敗之又破濮州晉人攻魏歸  
霸從葛從周救魏戰河水歸霸擒克用子落落以與魏人  
又破劉仁恭於內黃功出諸將右光化二年權知邢州遷  
萊州刺史拜左衛上將軍曹州刺史開平元年拜右龍虎  
統軍左驍衛上將軍二年拜河陽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傑  
事末帝為顯官以張德妃故用事梁亡唐莊宗入汴遂族  
誅弟歸厚字德坤為將善用弓槊能以少擊眾張旌屯赤  
岡歸厚與旌獨戰陣前旌懼而却諸將乘之旌遂大敗太  
祖大悅以為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里山遇  
徐兵而戰梁故將陳璠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瞋目大罵

馳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林王友裕攻鄆屯濮州太祖  
從後至友裕徙柵與太祖相失太祖卒與鄆兵遇太祖登  
高望之鄆兵纔千人太祖與歸厚以廳子軍直衝之戰已  
合鄆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衛太祖先還歸厚  
馬中矢僵乃持槊步鬪太祖還軍中道張筠馳騎弟取之  
以為必死矣歸厚體被半餘箭得筠馬乃歸太祖見之泣  
曰爾在喪軍何足計乎使昇歸宣武遷右神武統軍歷洛  
晉絳三州刺史又與晉人屢戰未嘗屈乾化元年拜鎮國軍  
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卿歸弁為將亦善戰開平初為滑州  
長劔指揮使漢融梁仁皆族誅

王重師許州長社人也為人沈嘿多智善劔槊秦宗權陷  
許州重師脫身歸梁從太祖平蔡攻交鄆為拔山都指揮

復重師苦戰齊魯間威震鄰敵遷潁州刺史太祖攻濮州  
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滄卧  
帳中諸將強之重師遽起悉取軍中禮器沃以公家之火  
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  
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奈何使我得濮  
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主師範降表重師青  
州留後累遷佑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  
甚有威惠重師與劉捍故有隙捍嘗構之太祖太祖疑之  
重師遣其將張君練西攻邠鳳而不先請君練兵小敗太  
祖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將召而罪之遣劉捍代重師重  
師不知太祖怒已得至重師不出迎見之青門禮又倨捍  
因馳白太祖言重師有二志太祖益怒貶重師溪州刺史

再貶崖州司戶參軍未行賜死

徐懷玉亳州雋夷人也少事梁太祖與太祖俱起微賤懷玉為將以雄豪自任而勇於戰陣從太祖鎮宣武為永城鎮將秦宗權攻梁壁金隄靈昌酸棗懷玉以輕騎連擊破之俘殺五千餘人遷左長劔都虞候又破宗權於板橋赤岡拔其八柵從太祖東攻兗鄆破徐宿懷王金創被體戰必克捷所得賞資往往以分士卒為梁名將本名琮太祖賜名懷玉從太祖攻魏敗魏兵黎陽遂東攻兗破朱瑾於金鄉又從龐師古攻揚行密師古敗清口懷玉獨完一軍行收散卒萬餘人以歸遷沂州刺史屬歲屢勦兵乃繕兵治壁為戰守具已而王師範叛梁攻梁東境懷玉屢以州兵擊破之遷齊州防禦使天復四年以州兵西迎昭宗都洛陽

陽遷華州觀察留後以丘近雍州遷右羽林軍至平澤州晉人攻之為隧以入懷玉擊之墜中晉人乃却太祖將歷曹晉州刺史晉數攻之懷玉取守敗晉兵于洪洞拜保大軍節度使太祖崩方珪自立朱友謙附于晉以襲邲州執懷玉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三

梁臣傳

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法文成高澥傳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曹匡勣其  
麾下勁卒百人獻于晉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晉無所知  
名後以罪奔于梁梁太祖以為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  
攻王師範師厚戰臨朐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棣州以功  
拜齊州刺史太祖攻趙王疑於襄陽遣師厚為先鋒師厚  
取穀城西童山不為浮橋渡漢水擊匡凝敗之匡凝棄城  
走師厚進攻荆南又走匡凝弟匡明功為多拜山南東道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知俊反攻隋長安劉鄩牛  
存節等攻之久不克師厚以奇兵突南山入其西門降其  
守者遂克之晉周德威益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于蒙

阮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鎮宣義是時梁兵攻趙又無  
突太祖病卧洛陽少間乃自將北擊趙師厚從太祖至洹  
水夜行迷失道明旦次魏縣聞敵將至梁兵潰亂不可止  
父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明年少間而晉軍攻  
燕燕王劉守元求援於梁太祖為之擊趙以牽晉屯于龍  
花遣師厚攻秦彊三日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戰乃破屠  
之進圍脩縣晉史建瑋以輕兵夜擊梁軍梁軍大擾太祖  
與師厚皆棄輜重南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  
太祖遇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將潘晏臧延範等  
逐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為天雄軍節度使自  
太祖與晉戰河地師厚嘗為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太祖  
崩師厚遂逐其帥而稍矜侈難制故時魏恃牙兵其帥

此僊羅紹威時牙兵盡死魏勢孤始為梁所制師厚已  
得志乃復置銀槍效節軍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又計事  
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  
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為人雖往無如我何也  
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  
友珪友珪兵恐懼賜與鉅萬而還已而未帝謀討友珪問  
於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論禁軍  
吾輩立辨未帝乃遣馬慎之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  
未決謂其下曰方鄧王私逆時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  
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弒父與君乃天  
下之惡均王仗大義必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公  
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見表象

先計事使朱漢眉以兵屯滑州為應末帝卒與象先殺友珪末帝即位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無巨細皆以諮之然心共無已而畏之已而師厚瘍發卒末帝為之受質於宮中由是始分相魏為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兵失河北自此始

王景仁廬州合肥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揚行密起淮南景仁為將驍勇剛悍管略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壯之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於行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屯城為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友寧兵少圍之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首報行密是時梁太祖在

軍凡聞子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急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約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為誰曰王茂章也太祖嘆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眾一旅設覆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遇之景仁曰吾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景仁得全軍以歸景仁事行密為潤州團練使行密死子渥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反求宣州故時物景仁惜不與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錢鏐鏐表景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

之景仁問道歸梁仍以為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父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開平四  
年以景仁為北面招討使將韓勅李忠安等兵伐趙行至  
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亟召景仁等還已  
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仁於魏  
以待景仁已過邢洛使者及之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柏鄉  
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  
可憂矣太祖為之盱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  
景仁歸訴於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勅李忠安輕汝  
為客而不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後數月悉復其官爵  
末帝立以景仁為淮南招討使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  
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

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疽卒贈太尉  
賀瓌字光遠濮州人也事鄭州朱宣為都指揮使梁太祖  
攻朱瑾于兗州宣遣瓌與何懷錐柳存等以兵萬人救充  
州瓌趨待賓館欲絕梁餉道梁太祖略地至中都得降卒  
言瓌等兵趨待賓夫以六壬占之得斬關錐以為吉乃選  
精兵夜疾馳百里期先至待賓以逆瓌而夜黑兵失道旦  
至鉅野東遇瓌兵擊之瓌等大敗瓌走梁兵急追之瓌顧  
路窮登塚上大呼曰我賀瓌也可勿殺我太祖馳騎取之  
并取懷錐等數十人降其卒三千餘人是日大風揚沙蔽  
天太祖曰天怒我殺人少邪即盡殺降卒三千人而繫瓌  
及懷錐等至兗城下以招瓌瓌不納因斬懷錐等十餘人  
而獨留瓌瓌感太祖不殺誓以身自効從太祖平青州以

為曹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相州刺史末帝時遷左龍虎  
統軍宣義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兵亂賀德倫降晉晉王  
入魏州劉鄩敗于故元城走黎陽自衛名慈諸州皆入于  
晉晉軍取鄴鄴末帝乃以環為招討使與謝彥章等屯于  
行臺晉軍迫環十里而柵相持百餘日環與彥章有隙伏  
甲殺之莊宗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乃令軍中歸其  
老疾於鄴以輕兵龍濮州環自行臺躡之戰于胡柳陂晉  
人輜重在陣西環軍將薄之晉軍亂斬其將周德威盡取  
其輜重環軍已勝陣無石山日暮晉兵仰攻環軍下山  
擊晉軍環大敗晉遂取濮州城德勝夾河為柵環以舟兵  
攻南柵不能得還軍行臺以疾卒年六十二贈侍中

光圖

正言有子某者皆仕皇朝有聞

檀字衆美京兆人也少事梁太祖為小校尚讓攻  
尉氏門檀勇出諸將太祖奇之遷踏白副指揮使從朱  
募兵東方戰數有功梁與蔡兵戰板橋李重裔馬蹄為蔡  
兵所擒檀馳取之并獲其將一人從太祖破魏內黃遷衝  
山都虞候復從朱珍攻徐州檀獲其將一人梁兵攻王師  
範以一軍攻其密州非密州刺史太祖即位遷保義軍節  
度使潞州東北面招討使王景仁敗於柏鄉晉兵圍邢州  
太祖大懼欲自將救之檀止太祖請自拒敵力戰卒全邢  
州以功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瑯琊郡王友珪立徙  
鎮宣化貞明元年又徙匡國是時莊宗取魏博檀以謂晉  
兵悉在河北乃以奇兵西出陰地襲太原不克而還徙鎮  
天平檀嘗招納亡盜居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年五十八

贈太師謚曰忠毅

馬嗣勳濠州鍾離人也少事州為客將為人材武有辯梁  
太祖攻濠州刺史張遂遣嗣勳持牌印降梁揚行密攻遂  
遂又使嗣勳乞兵於太祖梁兵未至濠州已沒嗣勳無所  
歸乃留事梁太祖以為宣武軍元從押衙太祖西攻鳳翔  
行至華州遣嗣勳入說韓建建即時出降天祐二年羅紹  
威將誅牙軍乞兵於梁梁女嫁魏適死太祖乃遣嗣勳以  
長直千人為綵輿入魏致兵器於輿中聲言助葬嗣勳歸  
銅莖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石柱門入迎紹威家屬衛之乃  
益取魏甲兵攻牙軍牙軍不知兵所從來莫能為備殺其  
八千餘人遲明皆盡嗣勳中重瘡卒太祖即位贈太保  
濠州刺史黃巢已下秦宗權攻許鄭與梁為敵境大小百

從諸葛爽起青梯門其後爽為汝州防禦使率兵北擊沙  
陀還入長安攻黃巢兵敗降巢巢爽為河陽節度使  
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虜虜隨爽奔于梁是時太祖新就  
鎮黃巢秦宗權等兵方盛太祖數為所窘而梁未有能將  
乃以虜虜將騎兵官為先鋒擊巢陳蔡間拔其數柵巢走  
梁丘躡之戰于禹榜成巢敗而東虜虜功為多乃表虜虜  
義州刺史黃巢已下秦宗權攻許鄭與梁為敵境大小百  
餘戰虜虜常有功秦賢攻汴南境太祖遣虜虜拒賢於尉  
氏戰敗失一裨將太祖怒拘虜虜於軍中邢州孟遷降梁  
為晉人所圍太祖遣虜虜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  
邢州遲明泣涕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為救兵至乃退已而  
晉兵復來遷執虜虜降于晉晉殺

謝彥章許州人也幼事高祖從周從周憐其敏慧養以為子  
授之兵法從周以千錢置大盤中為行陣偏伍之狀示以  
出入進退之節彥章盡得之及壯事高祖高祖為騎將是時  
賀瓌善用步卒而彥章與高祖審澄侯溫裕皆善將騎兵審  
澄溫裕所將不過二千彥章多而高祖與高祖事末帝更遠  
臣國軍節度使貞明四年晉攻河東賀瓌為北面招討使  
彥章為排陣使屯于行臺彥章為村好禮儒士雖居軍中  
常儒服或臨敵御眾肅然有將者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  
雨百人望其行陣齋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  
敵中如此環心忌之彥章與環行視外環指一地語彥  
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  
之環疑彥章陰以告晉晉益惡之彥章故與馬步都虞候兼

建州有隙環欲襲戰彥章請持重以老敵珪乃誣彥章以  
將反環自享土使珪伏甲殺之審澄溫裕皆見害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四

唐臣傳十二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清汪文盛高淑傳齊校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爲河東教練使爲人明敏能應對  
目幹材見稱莊宗爲晉王孟知祥爲中門使崇韜爲副使  
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居中門使相  
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辟事當舉可代公者  
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  
州公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  
恐欲解圍公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  
都自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  
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  
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四

唐臣傳十二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清汪文盛高淑傳齊校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爲河東教練使爲人明敏能應對  
目幹材見稱莊宗爲晉王孟知祥爲中門使崇韜爲副使  
中門之職參管機密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居中門使相  
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辟事當舉可代公者  
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  
州公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  
恐欲解圍公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  
都自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  
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  
密使梁王彥童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軍圍之莊宗

登壘望見彥章為重新言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  
矣其欲持久巨弊我也即引短兵出戰為彥章伏兵所射  
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  
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  
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巨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  
分其兵可巨圖也然夜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巨精兵挑  
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曰為然乃遣崇韜  
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  
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  
方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  
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因  
內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疑軍臨河唐自失德

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巨澤路叛而入于  
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唐  
諸將皆憂感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將  
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  
陽巨河為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巨為後圖莊宗不  
悅退卧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  
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况今大號已建自河巨北  
人皆引首巨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  
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且唐末失德勝時四方  
商賈征輸必集新舊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  
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  
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虛

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州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美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用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呂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相位。燕將相遂以天下為已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初崇韜與宦官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人當為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已上，乃以張居翰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

臣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于租庸者皆經內勾使。文簿繁多，刑縣為弊，遷罷其事，而紹宏尤側目。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群小交與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為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且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曰：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為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曰：為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崇韜曰：吾位燕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

皆主上斬祛舛鈞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予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臣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無臣背而約曰。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慙矣。願乞身如約。莊宗召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三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為成德軍節度使。徙崇韜忠武。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言其懇至。莊宗曰。豈可睨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韜辭不已。遂罷其命。仍為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

朕

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金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餘。大內不及。故時御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嘗為祖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日為勞。今居深宮。陰廣厦。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居天下。為心。今居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念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猶是護間。愈入河南縣。令羅貫為人。彊直頗為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宦官於人有所求。請書讀凡案。一不日報。皆曰。示崇

韜宗韜毅呂言臣官冷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全義爲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斯養畜及貫爲之奉全義不屈縣民恃全義爲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嘗使人告劉皇后從容爲白貫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未有旨發皇太后朋苑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亟召貫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誅聖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即下貫徵使吏榜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脩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貫雖有非常具獄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

自貫公所愛任公裁夫因起入宮崇韜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殿門崇韜不得貫卒見殺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總管當行也韜曰議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患正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安國之儲副而大功未立且親王爲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安小子豈任大事公爲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呂易卿也乃呂繼安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于崇韜求爲西川兵馬留後崇韜曰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行于西宮悉取行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安頗疑崇韜崇韜無旨自明因呂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澤宗勳沒

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安曰王有破蜀  
功師旋必為太子侯王上千秋萬歲後當益去宦官至於  
扇馬亦不可騎繼安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  
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巨圖之莊宗聞破蜀遣  
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  
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  
百萬糧二百五十二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  
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  
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甚賈  
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  
蜀視崇韜去就彥珪曰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  
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餘皆見殺其破蜀

所得皆籍沒明宗即位詔許歸葬巨其太原故宅賜其一  
孫崇宗韜用事自宰相豆盧革韋悅等皆傾附之崇韜父  
諱弘革等即因佗事奏改弘文館為崇文館巨其姓郭因  
巨為子儀之後崇韜遂巨為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  
號慟而去聞者頰巨為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  
破蜀因遣使者巨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巨綏來之  
可謂有志矣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事晉為將巨驍勇知名梁攻  
宋宣于鄆州晉兵救宣敗福遷戰死重誨少事明宗為  
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巨為中門使及兵變于魏所與  
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霍彥威決之明宗即位巨為左領軍  
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